祖国 我以春天的名义说爱你

□沐溪

龙腾中华 山河壮丽
神州大地 国威浩荡
轻轻翻阅华夏五千年历史的画卷
那些镌刻在岁月里不朽的文明和璀璨的光芒
从遥远的古代到新时代的蓝图
总会让我油然而生出一种民族的自豪
祖国啊
你960万的陆地 473万的海域
广袤而又辽阔
你五十六个民族 十四亿龙的传人
勤劳而又勇敢
每当看着五星红旗在你的上空冉冉升起
我总会情不自禁呼唤你的名字
祖国啊
轻轻靠在你宽广的胸怀
看着你盛世的画卷倒映在碧水长河
我的身体沸腾着龙的血脉
我拿什么来爱你啊
祖国 我要以春天的名义说爱你

请让我铺展开春天大地上的那张素笺吧
我要用青山绿水去写华夏的风采
轻轻推开时光的门楣
那些跌宕在岁月里的辉煌如白驹过隙
生生息息 绵延至今 无不浸染着春天的气息
正如我的祖国
从大禹治水 伏羲女娲的典故和寓言里走来
用始皇誓言铸就璀璨的华夏文明
用唐诗宋词写满巍巍山河的俊美
四大发明 闪烁着这个民族的智慧
万里长城 熔铸着这个民族的勇敢
当泱泱大国的声音威震四方
当峥嵘岁月激荡着共和国的腾飞
禁不住 我已泪流满面
祖国啊
我要以春天的名义说爱你
爱你的南疆 你的北国那些旖旎的风光
爱你的黄河 你的五岳那些壮美的故事
祖国啊
我要以春天的名义说爱你
爱你的黄土地里长满梦想的翅膀
爱你的银杏树上写满新时代的风采

是谁在母亲的眼眸里耕耘着美丽 富饶和繁荣
又是谁在父亲的微笑中诗意着巍巍昆仑
我仰望着天空 我俯首着大地
看着饱经沧桑的祖国历经千般磨难
历久弥新 闪耀出永垂史册的光芒
看着那些曾经的苦难 那些被肆虐的耻辱
惊涛拍岸 激励着这个民族无所畏惧 奋勇向前
祖国啊 我要以春天的名义说爱你
爱你 我要用视功名如尘土的淡泊来爱你
爱你 我要用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来爱你
祖国啊
我要用神韵东方的笔杆来画你
我要用青春滚烫的情怀去写你
我要在湛蓝的天空下
看你浩荡的春风 听你炸响的春雷
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掀起新的浪潮
今天的你 让华夏儿女安居乐业 欣欣向荣
明天的你 必将会让盛世中华流光日月 溢彩世界

祖国啊
作为中华儿女 我深知未来任重而道远
所以 我要以春天的名义说爱你
我要在每一缕春风里写下我铿锵的誓言
我要用春天那抹嫣红涂抹你弥新的蓝图
我要用春天的琼浆滋润你广袤的土地
我要摘下一万颗星星照耀你的名字
让每一条河流每一座高山都袅袅着你世纪的芳香
为此
我必须是你不灭的灯火
我必须是你不朽的青春
我必须是你猎猎的焰火
请让我站在宇宙之巅
深情地对你说
祖国 我要以春天的名义说爱你

春日姗姗

□紫苏

此刻的此刻，人间小孟春。花未开，蝶未舞，春日正姗姗，喜其安逸，爱其孤桀。

心有庭树，已亭亭。纵然春日微迟，相逢亦会有时。做一棵自由的蒲公英，以春为启首，向冬讨一寸封缄，夏秋两两皆不倦。温柔半盏，从容一生。御风而行，征途即欢。也许，不同的季节会爱上不同的风。

忽有故人，自远方款款而来，轻轻扣我柴扉，许我一卷小楷。理想主义的诗意和远方，从来不会被琐碎的现实招安。我喜欢春山，春山也许并不知道，熬过低谷，繁花自现，不说永远，你是每一个瞬间。

等到山明水秀，等到枝叶扶苏，看阳光穿透叶脉，撒下一地疏离而又斑驳的丽影。如月影，如残雪，又温柔，又婆娑。

山间温柔，水边明秀。我待山川，亦期星河。沉溺于温柔，陶醉于等待，即便没有月光，心中也要升起一片皎洁。光阴会循环往复，花儿会再次绽放，山水也会再度重逢。

春日姗姗，春日翩翩，但春，一定会来的，不需要凭谁之力，像麋鹿穿越山岗，像风吹开一树扶桑，焉知不是山河万里之伏笔？

山中何所事？吹林下之风，慕高士之华。取松花酿酒，采枫露煎茶，诗成青苔落霞上，梦枕藤萝薜荔间，淡看风云月，独宠悦己心。

允许心灵偶尔地离群索居，甚至偶尔放浪形骸。独处之，经历之，欣赏之，自洽之。细碎的光阴里，感受生活的温度，感受平凡的美好。

灰蒙蒙的时候，记得多微笑。如果你倦了奔跑的路，不妨就地停下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倦飞是钝力的明媚，爱自己的明媚，也爱自己突如其来的破碎，如同这姗姗来迟的小孟春，且等一等，就好，不必急，不必躁，只静静地等待，就好。

遇景看景，逢花赏花，世间温柔，是柳动满树染花香，是槐序鸣蝉入深巷。就等一等春吧，等草绿，等桃红，等烟雨，等芽萌，等待所有崭新的相逢。

孟春不迟，不疾不徐，仲春不迟，相逢有时，安之若素，一切人间小美好，正在如约而至的路上。

春日姗姗，正向暖……

地图前思索

□冯宝新

伫立在中国地图前
我久久思索
我要把地图折叠
用塞北雪的精灵
拂去宝岛的燥热
让长城的这头
连起阿里山的那头
你来长城这头
我去阿里山那头
接乡愁诗人
回归永春故里
从此啊
一湾浅浅的海峡
不再是苦涩的乡愁

河边栽柳

□牟民

都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柳树经历了数九寒天，还带着零零星星的枯黄叶子，又开始萌芽。近看，不见芽出；远视，它却一身黄绿，一股新鲜气息在暗中缭绕。此刻，虽然风雪不断，我却天天走上河堤，看柳，摸柳。盼它冒芽，盼它一身绿。轻轻剥离它一段完好无损的皮肤，放在嘴边，吹响优美的笛声。少年们一人一支柳笛，吹起春曲，吹起山歌，吹得满山野花烂漫。

自古柳树大都在河边，即便在田间地头，那也靠着河。河水滋养了柳的柔顺、缠绵，河有了柳的陪伴，流水欢快。柳树垂下长发，抚摸河，把她的一腔柔情，点点化入，让河奏鸣小曲。有了柳的鼓舞，河洁净而无污染，那是柳挥出的无影迷踪拳，驱除邪恶；别看枝条轻盈、柔软，它的腰板却硬朗、坚韧，能吃下无数刀刃，为家家砧板的首选。它长出的针形的长长的叶子，边缘露出小锯刺，那浓绿色惹人喜爱，岂不知，它可以泡水喝，清热解毒、消肿；新生的柳叶，在水里浸泡几天，可以包包子吃，比荠菜都有营养。大灾荒那年，柳树的叶子都被撸光了，连枝条也被人吃了。柳光秃秃地说，撸了吧撸了吧，救人命要紧呢！柳不怪罪，光了身子，依旧斗春风。

见柳如此善良柔和，风发出怒吼，趁机使剪刀，企图把柳的阴柔斩断。可它怎知柳柔中有刚，汲取了水的特性，任寒冷吹来，任雨雪鞭笞，柳打着太极，化解朔风凛冽，腾挪有序。风怒了，擂起一次次战鼓，啃咬柳。只见柳不慌不忙，一次次接招，一次次化险为夷，战着斗着，不知不觉，柳优美的舞步中，闪挪出绿莹莹的腰肢。风无奈远去、高去。柳旺盛的斗志，自古受到诗人的赞誉，留下无数诗篇。它摇来摆去，向你招手，意思很明显，是在柔情地“挽留”你。柳的美，在永生，它有不死之魂。折下它，插进沙土里，它就会活过来，等你来，几年或者十几年，便是一棵茁壮的柳。

许是受了父亲喜欢种树的影响，我自小喜爱树，对柳树尤其钟爱。柳树很少像白杨那样顺直高挺，它粗壮，自由生长，人头高就着急地长出枝杈，枝杈再分出枝杈，把枝条近距离下垂。不善爬树的我，会熟练地爬到人头高的宽宽的树杈上捉迷藏，热了就躺在上面，竟可以小憩。拿根竹竿，悄悄爬上去，一会儿就能粘到上百只知了。知了喜欢柳树，柳树下，可以挖到知了猴，那么讨人喜欢。

我也学着父亲在春天里种树。从柳树上砍下拇指粗的一枝，插到菜园边，插到河边，不几天，它就冒出了柳芽。第二年一棵像样的柳站了起来，远远看它，它会向我招手。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我有了一个新朋友。

菜园边的柳树，除了我们爬上爬下，那些眉豆、黄瓜也偷偷爬，葫芦也争着爬。柳树一点儿也不烦，你只要伸向它，它就会拉住你，留住你，真是好朋友。

爱柳栽柳吧，你一定会得到柳的赏识。

同桌影儿

□莫语

我家南面是一座高台，台上住着一户曲氏人家。曲氏人家的家门口有个毁坏了的碾盘，不雨不雪的天儿，总是有个失去右腿的残疾人倚靠着它。那残疾人嘴巴上总是叼着一个烟斗，双眼一动不动地瞅着远处的大山，若不是烟斗上偶尔有丝丝烟雾冒出，过往行人都认为那是一尊“石雕”。

“石雕”旁边，总会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绕着碾盘转悠。她叫“影儿”，是“石雕”的小妹。

从她家门前路过，我从来没听到她和谁说过话，也没听到过她的笑声。在我的印象里，她如同一个小哑人似的。她看人，眼睛只忽闪一下，就羞涩地低下了头。“石雕”在，她就在。“石雕”不动，她总在动。她那羊脂玉般的小手指，总是在挖呀挖的，手里攥的不是小石头，就是小泥块。一次，她从石头缝里拽出来一棵挺细挺白的小苦菜，顶着一朵小小的黄花儿。苦菜根苦，花儿却香，她握在手里，迷恋地嗅着，灵秀的脸上不自然地漾起一丝难得的笑容，把一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眯缝在一起了。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影儿成了我的同桌。我把课桌用石笔分成两半，我的这半明显过大。我问她同意吗？她微笑着点点头。过了几天，石笔痕迹模糊了，我又重新画了一道，我这边就更大了，接近三分之二。我问她同意吗？她又是笑着点点头！每画一次杠，我就把“领土”扩张一次，她总是默认，从不和我争吵。

上课时，她的眼睛看着黑板，脑子里却不知道在想什么。每次老师叫她起来回答问题，她都会愣好长一会儿，才知道是叫她。她站起来，总是低拉着头，一言不发。同学们齐齐扭头看着她，她的脸羞红得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有几次我看不下去了，就偷偷告诉她答案，她用带有鼻音的声音说出来。老师叫她坐下，她马上趴在桌子上，用胳膊肘拐拐我，以示对我的感谢。

上世纪70年代初，小学一二年级都是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石板是一张有两本书面积大的薄铁片，擦石板的擦子，就是一块破布头。有时候，忘了拿了，情急之下就用衣服袖子擦。这样干的大部分是男生。影儿的擦子，是用花布头做的，还走了针线，像蝴蝶结一样，漂亮、结实、耐用。我写作业的时候，她总是呆愣地看着我写，我就督促她快写，因为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负责收发作业。她低下头，照着我写的作业，一笔不漏地抄了下来。有一次，她写完作业后，羞羞地低声说：“你帮我写个名字吧。”我反问：“为什么？”她回答：“因为你的字写得漂亮！”看在她每次用她的蝴蝶结擦子帮我擦石板的情分上，我在她的石板右下角，正正规规地给她写了名字。她如获珍宝，端详着，脸上的笑容像一朵展开的菊花。一连多日，她擦石板，都不舍得把这个名字擦去。

一年级下学期时，老师调座位，要把她调走，她不走，趴在桌子上装作没听见。老师说重了，她就“嘤嘤”地哭，最后老师没办法，就不调她了，这样我俩同桌一直到二年级结束。升三年级时，她留了级，我俩才中断了同桌缘分。

影儿是个苦命的孩子，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大哥是个残疾人，她的童年大部分是在门口陪伴着大哥玩耍度过的。她很小就学会了洗衣做饭，父亲和残疾大哥的日常生活全由她照顾。她小学毕业后，初中仅上了半年就退学了。

影儿家里的菜板坏了，就拿着菜板去找村北的三财修理。

三财也是个苦命人，很小就失去了父母，由大哥、大嫂抚养成人。三财算是半个木匠，他一生不能独自给人家砍一幢房料，只能给师傅当帮手，干边角活，以至于村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个木匠。影儿家里的菜板是杨木做的，料质本就不强，加上用时过久，三财稍一用力，就彻底“哗啦”了，不能用了，急得影儿泪珠扑簌簌流下。三财慌得不行了，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赔、我赔！”

影儿走后，三财去山上自留地边，用镢头刨下一棵死了半截的枣树，扛回家，用锯子破开，然后做成菜板，亲自送给影儿。这块用枣木做的菜板，花纹漂亮，结实耐用，影儿欢喜得不行，留了三财吃饭。三财回去后，又用剩下的枣木边角料，给“石雕”雕了一个大烟斗，“石雕”甚是喜爱。

从此，三财上南山干活，必绕道影儿家门口，陪“石雕”坐一会儿，看“石雕”用他做的雕花烟斗慢悠悠地抽完一袋烟，三财才起身走。双方你不言，我不语，一句话也没有。三财转身离开的时候，眼睛总能对上那双掩在门缝里的眼睛，那水灵的眼睛忽闪一下就不见了。三财就咧嘴笑了，心里面像三伏天吃了一根冰棍，甜丝丝、清爽爽。

以后的日子里，两人就经常在碾盘边上见面了。影儿说，她从小没有妈，是朵苦菜花，三财说，他不仅没有妈还没有爸，是个苦瓜；影儿说她是碾盘裂缝中的那棵小草弱不禁风，三财说，他是碾盘边上的那棵小榆树，为她遮雨挡风！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影儿和三财走到了一起。影儿出嫁了，从村南头嫁到村北头，离家不离村。

我大学一年级放假回家时，听说影儿结婚了，是自由恋爱，我很吃惊，没想到性格这么内向的影儿也会自由恋爱。

出嫁后的影儿还和往常一样，每天回家给父亲和大哥做一日三餐。做好饭，收拾完家，再回去给三财做饭。这样一直送走了父亲，送走了残疾的大哥，影儿也苍老了。

退休回家的我，一次在胡同里遇到影儿，若不是当年同桌的她叫我，我都不敢认了。岁月的无情，也令我唏嘘不已。这真是：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蒲公英

□刘吉训

悠悠的清风中
蒲公英有个飞天梦
撑开了神奇的小伞
飞翔在辽阔的天空
情也深 意也浓
飞越平原千里
飞越高山万重
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播下了春天的葱茏

父亲的酒事

□潘云强

父亲喝醉的几次，都是春节在姥姥家。

喝醉首先是因为日子特殊。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酒似乎与春节牢牢绑定。即使不会喝酒之人，在万家团聚的春节，也要喝上几口。姥姥的三个女儿都已结婚，以妈妈为例，平日对我爸喝酒管得很严。如果说此时她表现出难得的宽容，而作为丈母娘的姥姥则有放纵之嫌，即使女婿们喝出些洋相，也护着他们不让女儿们说。

再是彼时父亲他们年轻，小姨夫还不到三十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有两种酒令。一种是划拳，嘴里喊着什么五魁首哇六六六哇，手则伸出来表示数目。划拳腻了，就换打鼻子眼，这也是那个年代老少咸宜的一种游戏。对方打他手掌时，同时要喊出鼻子、眼、嘴或耳朵等，被打的一方则要用自己的另一只手，指向鼻子、眼等相应位置。父亲的手像长了蹼般的笨拙，赢少输多。两种酒令，都带有刚猛的氛围与感官刺激，使处于盛年的男人难以喊停。

还有一个似乎拿不上台面，乃人的自然属性，即男人在异性面前格外爱表现。这与自然界雄性动物总在雌性面前炫耀、献殷勤，引起它们的关注相似。母亲三姊妹是村里公认的美女，而父亲三连襟，则有一个共同特点：听老婆话，拿老婆上心，说句不恭的话，是有点老婆迷。

这其中以小姨夫为最。说起小姨夫，首先要讲个故事：早年间，小姨夫家有头大叫驴。驴劲大，聪明，记忆力强；驴蹄子走起来左右交叉，像猫步，走的是一条直线。他家这头驴，只要把东西放到它身上，不用人跟，能乖乖地驮回去，然后再自动返回来。可这么一头干农活的好驴，自从小姨嫁过去后，便成了她的专骑，像鸳鸯似的不拆棒。小姨好赶集，小姨夫牵着毛驴，走在清晨无际的田野上，再望着在毛驴上颠得晃晃悠悠的面若桃花的俊媳妇，心里甭提多恣。小姨夫对小姨的高贵程度用一句歇后语“骑着毛驴放响屁——个个打在腰眼上”来形容恰如其分。男人们在自己老婆现场观战的情况下，格外逞强，即便是喝酒也不能认输，醉酒便在情理之中。父亲有一优点，人醉心不醉，不七说六道，倒头酣睡如偎窝之老猫。

父亲硬说我在部队办的婚礼不作数，要在家补办一次。父亲是厨师，酒席由他亲自主厨。当酒足饭饱的客人陆续离席，累“草鸡”(怂了的意思)的父亲便坐下来独自喝将起来。邻居的收音机正播革命歌曲，铿锵的乐曲透过墙壁传过来，父亲的腿偶尔有节奏地配合一下。他左一杯，右一杯，喝个不停，谁劝也不听。也是，儿子完成人生之大事，他太高兴了，纯粹是自己把自己灌倒了。这也是在他自己家里唯一一次喝醉。

父亲上了年纪，基本没再醉过。他好喝两口，但又清楚喝多了损伤身体、耽误事等坏处。这实际是个两难的选择，但我认为他较好地把握住了度。他比较自律，馋而不恋，不贪。烟台从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百姓常喝的酒以散装地瓜干酒及各种果酒为主。果酒有梨酒、苹果酒及葡萄酒等。父亲不喝地瓜干酒，太烈太冲，上头。他最常喝的是果酒，这种酒的度数低，喝起来甜丝丝的。年纪更大些后，他迷上了黄酒，家里净是孩子送的瓶装绍兴加饭酒、绍兴花雕及即墨黄酒等。他的酒盅不大，一盅七钱，无论喝什么酒，一律三盅，微醺对他来说刚刚好。

为了满足他喝点小酒的愿望，几个孩子把各自家中的钥匙交给了退休的父亲。烟台有家万香斋烧肉，父亲特别爱吃。于是，父亲到哪个孩子家，哪家就预先给他买些万香斋烧肉，备好酒肉蛋菜。父亲知道孩子们的好意，他看重面子，不白吃孩子们的，充分发挥自己的厨艺，变着法儿给大家做各式菜肴。他做的饭菜比饭店好吃，既解了孩子们的馋，又免除了大家下班忙活家务之苦。我曾问父亲为什么好喝酒？父亲答曰：喝酒能忘记烦恼，让人快乐！父亲的这个理由不牵强，比较客观地临摹出了饮者的心理状态。

1995年秋天，91岁的父亲在烟台肺科医院住院，同病房有两个老人，其中一个年轻时跑供销。他喘气困难，却常常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酒瓶，趁人不注意，偷偷抿两口。大夫发现后，将酒瓶没收，并劝他别喝酒，有钱买点好吃的。那老头竟说：“酒就是好吃的。”大夫被他怼得一脸愕然。病房里还有一个老者，是市文化局退休干部。老人长得文质彬彬的，肺病很严重，同时还伴有便秘。别人给了他个偏方，说香油能润肠通便，对肺有好处，他便天天晚上喝香油。一天早上，护士来量体温，掀开被，一只老鼠冷不防从被窝里跳下床，逃之夭夭。想必是那老鼠想吃香油，与他同床共眠了一晚上。病房的所有人，包括医护都笑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瞬间也在病入膏肓的父亲脸上一滑而过。旋即，他表情黯淡地对我说：“看来，老天爷是不让我喝过年酒了。”父亲的只言片语表述的是酒事，更是不舍与眷恋。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诗歌。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本报地址：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23-402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8-002 ■报价全年540元